

婚宴上岁月沉香

□ 财务中心副主任 张玉娟

夜色渐深,窗外的月光为客厅镀上一层银霜。刚参加完一场年轻人婚礼的我们,仍沉浸在喜宴的余温里。老公摩挲着茶杯轻生感慨着:“如今的孩子结婚,婚房要带智能家居,座驾标配豪华轿车,连彩礼都成了创业基金。咱们那会儿……”话未说完,我们两人相视而笑——二十多年前结婚的我们又有啥呢?

话题如杯中舒展的茶叶,不知不觉飘向宴席间的酒香。我说:“你知道我们邻桌那些人喝了几瓶酒吗?”“能喝几瓶,最多两瓶,现在人们都讲究开车不喝酒,喝酒人不多”,老公回答说。“错,错,错,我也以为现在没人喝酒了呢,结果呢,我邻桌上十个人,九个人喝酒,结果他们竟然喝了六瓶,整整一箱啊,太不可思议了。大概是因为婚宴上的酒太好,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环保出行……”我反驳道。老公若有所思地点头:“是啊,现在的生活节奏快,现代人大多负重前行,平日里都在忙碌各自的事情,亲朋好友也很难聚到一块,只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才能碰个面,难免多喝几杯,况且婚宴上现在都喝古贝春‘百年老窖’,这可是拿过全国白酒质量鉴评第一的好酒啊。”

此时,我正沉浸在日常的

工作中,公司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:公司园区桃园的桃子熟透啦,大家可前往尽情采摘。我的手指下意识地在屏幕上轻点,回复了“收到”。就在这轻轻一点间,嘴角已然不自觉地上扬,绽放出一抹笑意,就连键盘的敲击声,都仿佛沾染了雀跃的韵律,叮叮当当,欢快异常。

我迅速套上长袖工作服,拿起相机,拎着手提袋,与同事祝桦一同踏上了前往桃园的路。脚下,树影斑驳,像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画卷;头顶,蝉鸣在枝头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声声聒噪,却又带着夏日独有的热烈。微风轻轻掠过,树叶沙沙作响,好像迎接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,为即将采摘活动的我们奏响了美妙的序曲。

刚迈进桃园的入口,眼角的余光突然捕捉到一抹微光——冬青灌木丛下,一部套着白色壳的手机静静躺着,恰似一颗被遗落的星星碎片,在青苔覆盖的砖缝旁散发着微弱却引人注目的光芒。

“噢!谁的手机掉了?”我忍不住弯腰拾起手机,音量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。前面的同事闻声纷纷回头,几个戴着口罩的身影摇了摇头,满脸茫然:“没注意到呢。”“可能是女同事的!”同事李珠珠凑过来

“哦,现在的人不是不喝酒了,而是消费升级了,大伙都愿意喝好酒,而且亲朋好友好不容易聚到一块,喝着喝着,大家的情绪就来了,话是越说越多,酒也是越喝越带劲,不知不觉中一箱酒就见底了。好酒就是好,大伙伙喝这么多,也只是喝了个脸颊绯红,却谈吐清晰的姿态。看来大伙心里还是有数的。”“那你以后也别管我喝不喝酒,喝多少酒了,我比他们还有数”老公趁机为自己辩解。“一码归一码,我现在在说别人喝酒的事,跟你没关系”,我抢白他。

是啊,古贝春百年老窖的酿造,恰似运河千年的潮汐——精选五谷在三十六道工序里沉浮,双轮固态发酵的窖池如同岁月温床,九十天的漫长等待中,高粱与糯米在黑暗里悄然蜕变,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老酒,经由大师吴兆征妙手勾调,终化作杯中晶莹的玉液。“难怪宾客们贪杯”。我望着窗棂上晃动的树影思忖,“这酒入口时窖香如春潮涌动,绵甜似三月柳絮拂面,又像荡开的运河水面涟漪,余味悠长的能丈量整个夜晚。”老公会心一笑:“最妙的是低醉酒度,既解了中年人‘今朝有酒今朝醉’的豪情,又守着微

仔细查看,手机壳上印着可爱的卡通图片,边缘还粘着几粒细沙,怎么看都不像是男同事常用的款式。我尝试解锁屏幕,然而指纹与密码的双重防护,让界面始终定格在锁屏壁纸,如同一个神秘的谜团,无法轻易解开。

“失主现在肯定急坏了。”我紧紧攥着手机,掌心微微沁出了汗珠。此时,桃树枝叶间的果实正红着脸,圆润的表皮上还残留着晨露蒸腾后留下的光晕,宛如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,向我招手示意。可此刻,我却完全没了采摘的兴致,满心都是对失主的担忧。李珠珠提议先摘桃子,说失主大概率会打电话过来,但我还是放心不下,每走几步就下意识地举高手机,眼睛紧紧盯着屏幕,查看是否有未接来电,就连树叶遮挡下的信号图标,都成了我焦虑的来源。

时间在指尖悄然流逝,桃园里弥漫着同事们的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。而我,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,置身于这热闹之外,满心牵挂着手机的主人。终于,当手机在手中震动响起时,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按下了接听键,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声音有些发紧:“你的手机掉了!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孩带着焦



急的声音:“在桃园门口冬青旁边吗?我发现手机不见了,马上就往回找,可怎么找都找不到……”

循着声音望去,我看见一个穿着工作服的身影匆匆跑来,手里还提着半袋子刚摘的水蜜桃。“原来是你呀!”我们几乎同时惊呼出声。手机失主小张是公司储运中心的保管员,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经常碰面。她接过手机时,眼眶微微泛红,连连道谢。夏日特有的阳光洒在她泛红的脸上,显得格外耀眼,那是一种被温暖和感动照亮的光彩。

这时,李珠珠摘了一个红彤彤的水蜜桃递给我:“姐,这个最大最甜的,给你!”桃尖还挂着晶莹的汁液,在阳光下折射出琥珀般的光泽,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我推辞不下,指尖触到果皮上细细的绒毛时,忽然觉得整个桃园都变得更甜了,那甜味不仅仅来自于桃子本身,更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暖和满足。

回办公室的路上,祝桦打趣说我捡到手机的样子像发现了宝藏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桃子,表皮的温度透过袋子传来,那是比蜜糖更熨帖人心的暖意。原来,生活里的甜味,不仅藏在枝头垂落的果实里,更藏在那些被善意接住的失而复得的瞬间,如同夏日午后的一阵清风,轻轻拂过人与人之间

坐在办公桌前,窗外的梧桐树正摇曳着绿色的枝叶,我想起小张接过手机时绽放的笑容,那笑容比手中桃子的胭脂色还要明艳几分。或许,这就是园子里最甜的桃子——那些在匆忙岁月里,被小心守护的温暖与信任。

四个紫黑大字,仿佛昨日才从窑火中取出。站在酒文化馆的展柜前,隔着玻璃,几乎能嗅到西汉空气里弥漫的醇香。这坛子曾盛满怎样令人迷醉的佳酿?又曾慰藉过多少风尘仆仆的旅人?它静默着,却以最雄辩的姿态宣告:古贝酒,早已流淌在华夏的血脉图谱里。

这缕酒香,分明自三千年前商源头汨汨淌来。从刘金忠先生对三十多年前商周时期酒源流的考证可知,“拒鬲酒”的魂魄便飘荡于这片泥土之上,西汉的“东阳好酒”也在陶坛上复活——紫黑釉彩字迹历历分明,恍若隔世飘来的酒香。隋唐时,运河在贝州分道扬镳,大河水运如血脉贯通南北,酒香便乘着波浪四散远播。北宋《宋会要辑稿》中贝州酒课二十万贯的数字,与船工“喝好酒、贝州走”的号子声彼此应和,让人恍然听见滔滔水声里酒坛碰撞的叮当脆响——酒脉早已根植于此,如运河般奔流不息。

巩庆奎的六人酿酒小组坐起的第一座土灶,刘文奎老人记忆里的柳条筐、木锨、驴拉磨“三件宝”,都是那段岁月最朴素的注脚。仿佛能看见他们蹚过洪水齐腰深的车间,在浑浊中抢捞酒醅,那浸透的衣

质检科新来的大学生林新,抱着一摞文件敲开了首席酒体设计师陈启明的门。他递上最新的检测报告,数据清晰冰冷:“陈工,3号新样总酸总酯比标准低0.01%,按规

“走,去看看。”陈启明声音不高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。

两人一前一后,脚步落在寂静的车间里。陈启明停在3号窖池前,俯身抓起一把湿滑的窖泥,凑近鼻尖深深嗅着。林新看见他布满岁月沟壑的手背上沾满深褐色的泥渍,眉头微微皱起——这双手刚刚碰过仪器键盘。

“这窖泥里的老菌,像沉睡多年的老友,唤醒它得用‘心’去暖。”陈启明自顾自说着,指尖捻开泥块,露出内里细微的气孔结构,“看,它还在呼吸。发酵温度、湿度、时间,哪个差一丝,它都不肯给你最好的东西。”

林新不以为然,只见陈工太过玄虚:“陈工,我们不是有精密仪器监控数据么?”

陈启明没直接回答,只示意林新靠近蒸锅。新酒初出,清亮如泉。陈启明接过老师傅递来的小杯,手腕轻旋,酒液在杯壁挂出细密均匀的珠帘。他眼神专注,仿佛在聆听无声的诉说。“摘酒讲究‘掐头去尾’,取中间最温润的一段。这活儿,仪器测不出那微妙的火候,得靠指尖感知蒸汽的温度,靠耳朵听酒花爆裂的声音。”他顿了顿,将杯沿凑近林新,“你试试。”

林新小心抿了一口,一股辛辣直冲喉咙,随即是谷物特有的暖香缓缓弥漫开来。他有些窘迫:“我……尝不出太大分别。”

陈启明嘴角浮起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,领着林新回到他那间堆满资料的小屋。他从柜子最深处,郑重地捧出一个深色陶坛。坛身积着厚厚的尘灰,泥封陈旧。他拂去浮尘,拍开泥封,一股难以言喻的醇厚气息瞬间弥漫开来,像是深秋森林里沉睡了百年的落叶被阳光晒透后散发的暖香,温厚、绵长、直抵肺腑。他舀出小半杯,那酒液呈现出温润的琥珀色,粘稠如蜜。

“尝尝这个。”陈启明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庄重。

林新端起杯,这次学乖了,只浅浅啜饮一口。酒液滑入喉中,奇异的暖流瞬间弥漫开来,毫无新酒的锋芒,唯有圆融的醇厚在舌尖层层化开,余韵悠长如古寺钟声,绵绵不绝。他喉咙有些发紧:“这……多少年了?”

“二十年。”陈启明看着杯壁上缓缓滑落的一道酒痕,宛如一滴静默的泪。“它刚出来时,也带着棱角,也未必每一项指标都漂亮得无可挑剔。可岁月给了它耐心,它自己也在坛子里慢慢打磨、融合、沉淀。等等啊,终于等到了懂它的人。”

林新怔怔地望着杯中残余的酒液,又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份墨迹簇新的检测报告。报告上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,此刻在眼前模糊起来。他第一次感到,那些冰冷的表格和曲线之外,似乎存在着某种更深沉、更难以言传的东西,在无声地流淌。仪器能捕捉到分子,却如何称量时光的份量?如何测度一坛老酒里窖藏的耐心与无声的蜕变?

窗外,暮色四合,晚风裹挟着新酿的酒香,拂过老窖池斑驳的泥壁。陈启明不再言语,只是轻轻合上那只深色陶坛的盖子,将那份未竟的岁月重新封存好。他布满皱纹的眼角舒展开来,轻哼起一段悠长的山东梆子调子,那苍劲的嗓音融入晚风,仿佛在诉说着一坛老酒与漫长光阴之间,某种无需言明的默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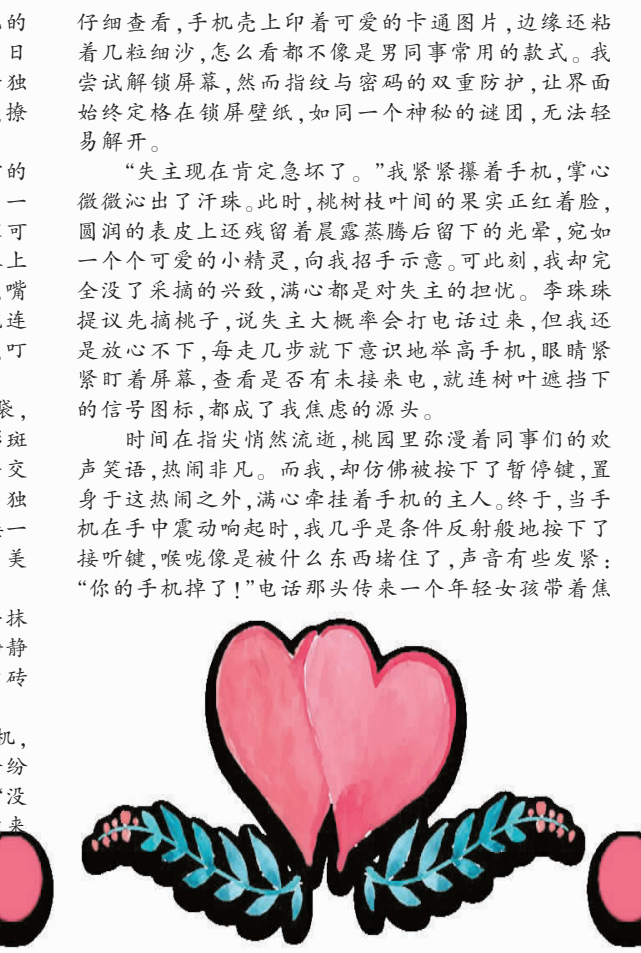


□ 本报主

李国锋

桃园里的暖心邂逅

□ 本报编辑 张志杰



溯千年酒脉,酿岁月醇香

□ 武城县老年大学 赵艳红

站在古贝春酒深邃幽暗的窖窖里,眼前排排酒甕宛如沉静老者。黝黑的陶甕中深蕴着酒液,那气息扑面而来,恰似一缕远古的魂灵,丝丝缕缕穿透历史之门。我的手指抚过甕壁粗粝的肌理,指尖沁入凉意,那是泥土对岁月的承诺。酒液微微荡漾,映出窖顶悬垂的灯盏,灯光被酒气熏染得朦胧,恍若运河上漂浮的渔火。三千年了,拒鬲酒的魂魄从未消散,它沉潜于武城大地深处,不放过任何一次苏醒的机会。

回溯历史长河,隋唐时期,运河的帆影将贝州美酒

的生命节奏。当评委宣布他摘得桂冠时,他腼腆地笑着,手指还残留着酒曲的微温。那一刻,光芒第一次照亮了武城酒厂的前程。

还有马绍星大师,哈着白气注视着搪瓷盆里微微翻腾的酒醅。当第一百零三次试验的酒样终于呈现出澄澈的琥珀色,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醇香时,仓库里爆发出的欢呼声惊飞了窗外枯枝上瑟缩的麻雀。清蒸清烧的火焰,终于淬炼出“武城特曲”与“武城大曲”的锋芒。“古贝春”三角瓶亮相的那一年同样令人难忘。那三角瓶握在手中温润如玉,传递着一个品牌破茧而出的体面。

那一年,更是双星闪耀的时刻。茅台酒厂杜安民大师的白发在武城的风中飘动,他俯身查看堆积如山的酒醅,眼神专注如炬。酱香之魂在北方水土中艰难孕育,当“东阳好酒”终于达到大师领首的标准时,车间里弥漫着近乎神圣的喜悦。也就在这一年,在北京花木葱茏的四合院中,臧克家老先生朗声大笑,墨香与酒香在宣纸上交融,诗行如酒液般流淌:“古贝春醇我欲醉,名牌当代属十佳”。诗魂与酒魂,在那一刻完成了超越时空的共振。

那一年,马季先生为这片土地带来欢声笑语,扒鸡的香气混合着古贝春的醇厚,点燃创作的灵感火花。《算账》的包袱在酒桌上抖响,(彬彬有礼)的段子伴着酒香初具雏形。露天演出场地上,村民们爬满房顶树梢,笑声震落了树叶。酒香吸引来众多艺术家,马季先生率众笑星盘桓十七日,车间、乡野、校园都浸润着他们的笑声与酒香;张子携酒拜访诗人臧克家,京华小院中,诗与酒在谈笑间握手言欢。臧老“名牌当代属十佳”的题词,仿佛以诗笔为酒魂点金,酒韵自此浸透文心,从历史深处汨汨涌来。老艺术家们的足迹,早已化入酒厂的文化年轮。

最鲜活的历史,往往附着于器物之上。那只出土的“东阳好酒”陶坛,釉彩虽经千年掩埋依旧鲜亮,米黄色的坛身托着

历史的车轮驶入智能酿造的新时代。董事长平静而坚定地

酒魂从未衰老。从1952年的12.7吨瓜干酒,到今日品牌价值223.77亿元,这数字背后是汗水与心血酿造的奇迹。酒魂不单酿于粮,更铸自心——在冷灶与热望之间,在困厄与倔强之间,在泥土与星辰之间,它穿越了七十载春秋,如运河般奔流不息。河水依旧流,酒香未曾淡。大事记里的每一组数字,都是由汗水、泪水、智慧与不屈的信念浇筑而成。技术总监带着我们站在智能化车间中央特意保留的空地上,脚下是夯实的三合土。他说:“这里,就是当年第一座土灶的位置。”空旷的地面,像一个沉默的纪念碑,铭刻着所有消失的柳条筐、木锨和驴蹄印。

再次俯身贴近酒窖深处那黝黑的陶甕。酒魂无声,却蕴藏着运河的奔流、号子的铿锵、洪水的咆哮、饥饿的叹息;也融汇了技术的星火、诗歌的韵律、笑声的欢腾、数据的精确。它从商周的陶甕中蒸腾,在西汉的釉坛里沉淀,在隋唐的漕船上颠簸,在一九五二年的土灶上煎熬,在智能化的管道中奔涌……最终,都归于这深窖的宁静。

人间至味,原是大地与人心共同酝酿的史诗。古贝春酒之魂,便是这史诗中最醇厚的一章,在时间的长河里,它无声流淌,永无止息。

酒话文心



古贝春集团员工藏峰(笔名)作并题:运河玉液溯隋唐,五谷精华窖海藏,封典酒仙云外客,一坛春色润千觞。